

法轮功解剖

·方舟子·

<http://www.xys.org/pages/falun.html>

美国之音今天的“新闻天地”节目（北京时间5月21日早上十点）本来安排我与一名法轮功组织者辩论法轮功，那人没来，变成了对我的访谈。因节目只有二十分钟，无法谈得很全面。这里综合一下我对法轮功的一些看法。

一、我和法轮功的关系

早在1996年，法轮功刚刚开始在美国活动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李洪志的代表作《转法轮》一书被信徒送上了网，我就仔细读过，并撰文加以批驳。读《转法轮》这样的文章，简直是对人类理智的污辱，我既然喜欢批驳伪科学，也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当时我只是把法轮功视为无数伪气功流派中的一个流派，而且还是很浅薄可笑的一个流派，万没想到会成这么大的气候，据说现在有几千万人（法轮功自己的说法是上亿人）信仰，许多留学生也是其信徒，甚至在美国物理学年会上，据报道法轮功也在那里招徒。这样一个反科学、假佛法、伪气功的教派，如此声势浩大，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二、法轮功是邪教

我同意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的看法，法轮功是一种邪教。一般人以为邪教的特征是叫人为恶，法轮功是劝人向善的，怎么可以说是邪教？其实世界上极少有宗教是公开叫人为恶的，不管是正教还是邪教，在口头上都是劝人向善的，只不过善的标准各不相同。邪教的特征是认为人类即将毁灭，它的还在世的教主是神通广大的救世主，只有入了它的教，才能得救。法轮功就是这么鼓吹的。西方的邪教往往根据《圣经》，其教主以耶稣再世自居，而法轮功则自称属于佛法，李洪志自吹比释迦牟尼的水平还要高，算是中国式的邪教。

三、法轮功的教义

法轮功的教义，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真、善、忍”，听上去非常不错，但是如果仔细读过李洪志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对“真、善、忍”的看法与一般的看法是不同的，言行也不一致，大家不要望文生义想当然。某些对法轮功的报道就属于想当然，把法轮功设想得再好。

先说“真”，按李洪志对信徒的教导，是首先要讲真话。在5月2日澳大利亚的记者会上，李洪志一开始就说：“我没有把我当作什么精神上的突出人物，我不谈我自己的情况，我也不允许别人去写我的什么简历过程，我从来不宣传自己。”这就不是真话。法轮功研究会提供的《介绍李洪志先生和他所创立的法轮功》一文，就介绍了李洪志的神奇简历过程，抄一段特别有趣的：

“八岁的李洪志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与伙伴们捉迷藏时，他只要一想‘别人看不见我’，谁也就发现不了他，甚至拿着手电照到他脸上也看不见他。木头里有又长又锈又弯曲的钉子，他用手轻轻一抠就出来了。冬天自来水管子冻住了，他用手去摸水管子，水管就弯曲了，连他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雪地玩，跑跳中便会腾空而起。若发现两个人要打架，只要他能让另一个人别过去，那个人就真的过不去。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放学后忘拿书包就走了，后想起返回去取时，教室的门锁了，窗户也都关上了。当时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能进去就好了。就在这念头闪过之后，突然发现人已到教室里。再一想，人又出来了，连他自己也觉得神奇。后来有一次他突然想，停在玻璃中间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么一想，人就在窗户上停住了。他立刻觉得满身、满脑子都是玻璃碴子，太难受了，赶快出去。这么一想，人又出去了。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功能，他以为人人都是如此，也就不曾

留意。”

象这样的神话死无对证，显然都是李洪志自己提供的。李洪志在《转法轮》等书中从头到尾都在做自我宣传，都在吹嘘自己如何神通广大，比如来佛、耶稣都要高出许多，自己有过什么样的神话式的经历，等等。可以说，由教主自己宣传自己，而且夸下别人不敢夸的海口，乃是法轮功的一大特征。

李洪志虽然自称他知道许多现代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答案，但他又喜欢以现代科学证明自己的观点。可惜，他的这些证明，正证明了他对现代科学的了解确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与其学历相符，错误百出。

比如说，他说：“就目前而言，这个宇宙空间中早就发生大爆炸了。现在天文学家看不到，是因为我们现在用最大的望远镜去看的时候，看到的光景是15万光年以前的事情。要想看到现在天体的变化，那得15万光年以后才能看得到，那相当久远的。”实际上现代天文学能够探测到的星体，至少在一百亿光年，而不仅仅是十五万光年。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光年不是时间单位，而是距离单位，是指光在一年中走过的距离，李洪志一看到有个“年”字，就望文生义谈什么“光年以前”“光年以后”，缺乏起码的常识。

比如说，他说：“我们真正看东西，看一个人，看一个物体存在的形式，是在人的大脑上成像。也就是通过人的眼睛去看，再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后半部分的松果体上，在这一区域中使它反映出图像来。这就是说真正的反映图像看东西，是我们大脑松果体这一部分，现代医学上也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这是李洪志自己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现代医学认识到这一点。现代医学认为视觉神经传导到大脑皮质，而不是松果体。人类松果体是内分泌腺，和视觉毫无关系。明明是李大师自己用天目发现了视神经连到了松果体，却要归功于现代医学，太谦虚了。

比如说，他说：“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人类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然后爬上陆地；又爬到树上；再下到地上成为猿人”实际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来就没有“人类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这一进化途径，植物和动物的进化途径完全不同，早在原始单细胞生命阶段就分道扬镳了。李洪志以其小学程度，误以为植物比动物低级，所以进化论会认为水生动物来自水生生物，那是李洪志进化论，不是达尔文进化论。

象这类常识错误，我在1996年就已指出来。查了《转法轮》一书的最新版本，发现仍然原封不动。李洪志现在收了那么多博士、博士生为其抬轿，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向老师指出这些常识错误，也是一奇。

再说“善”、“忍”。法轮功打着佛法的招牌，佛法的宗旨是众生平等，普渡众生，而法轮功却不是这样的。李洪志一再说，他只渡法轮功学员也就是信徒，其他的人他管不着，要让他拯救首先就要信法轮功，这能说是善吗？他还说“很重的病人，我们不让他进班，因为他放不下治病这个心”、“我们一再强调，重病人我们是不收的”，把重病人排斥在外，见死不救，毫无怜悯之心，这能说是善吗？他反对给病人治病，说是“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这种教导，导致了一些信徒得了病拒绝上医院，时有报道因此病重身亡的，何祚庥的文章就是由此写的，这能说是善吗？李洪志还说：“现在不只是唯利是图，有的人无恶不作，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杀人害命，用钱买命，同性恋，吸毒等等，什么事情都有。”宗教派别歧视同性恋的并不少见，但象这样公然把同性恋与杀人犯等同的，却是闻所未闻。这能说是善吗？

李洪志一再声称目前所有的气功流派都是低层次的，只有他们法轮功是高层次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往高层次带功，象这样排挤、打压同行，怎么能说是“忍”？何祚庥院士在一份发行量很小的杂志上写了一篇《青少年不宜练气功》的文章，顺带批评了一下法轮功，法轮功的信徒就对何院士进行骚扰、恫吓，最后又发展到上万人示威，又怎么能说是“忍”？据报道，这也

不是法轮功第一次这么干，去年北京一家电视台因为负面报道了法轮功，其信徒就包围电视台，逼迫电视台将记者开除，仗势欺人，又怎么能说是“忍”？

四、法轮功事件

这次万人示威事件，据李洪志的说法，是信徒自发的，没有任何组织的，而且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根据李洪志对信徒的教导，每一位信徒身上，都有他的法身，都在监视着信徒的一举一动。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纽约讲法时，一开头就说：

“远隔重洋啊，很难得和大家见一次面。但是呢，你们虽然看不到我本人，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

当时把大话说绝，怎么事到临头，就要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要么他对信徒的教导是假的，要么他对记者的说法是假的，不可能都是“真”的。而且，根据《时代周刊》网络版的报道，李洪志在美国的亲信 Erping Zhang 已预先打电话通知《时代周刊》将会有示威，而且还准确地预测了有一万人名人，更让人难以相信没有预谋。引发这次示威的何院士的文章是登在一份发行量非常小的杂志《青少年科技博览》上的，一般人不会读到，许多人恐怕是到现在才听说了这份杂志，如果没有组织者加以鼓动，也不可能出现万人示威。

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在中国历史上，在改朝换代时期，总有大规模的邪教团体出现，汉末的黄巾军，元末的魔教，清末的义和团，都是如此。现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重大变化不亚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邪教也是意料中的事，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采取妥善的疏导措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当然，我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不管信的是正教还是邪教，都是个人的事，不该受干涉。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危害了社会治安，威胁了别人的人身安全，骚扰、恫吓，则不该坐视，而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法轮功据说已渗透进了中小学教师队伍，拉中小学生入教。即使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是不允许传教布道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新闻媒体、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成为伪科学的同盟军，为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开道，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全国性的媒体热衷于正面报道、鼓吹伪科学（我记得《光明日报》就曾经头版报道过“严新千里发功改变 DNA 分子结构”），至今不绝，昨天的《广州日报》赫然就有一篇题为“四千年前就有彩电”的文摘，称：

“最近，考古学家保罗·加柏博士在埃及金字塔进行内部设计技术研究时，发现塔内密室中藏有一个冰封的软件，探测仪器显示物体内有心跳频率及血压，相信它已存在 5000 年了。科学家认为，冰封底下是一具仍有生命力的生物。据在该塔内同时发现的一卷象形文字记载，公元前 5000 年有一辆被称为“飞天马车”的东西撞向开罗附近，并有一名生还者。卷中称这位生还者为“设计师”，因而考古学家相信冰封生物是金字塔的设计和建造者，金字塔是作为通知外太空同类前来救援的标志。”

象这种美国超市小报所捏造出来的逗人一乐的幽默新闻，在中国却是被当成重大发现煞有介事地竞相转载的。也难怪李洪志说起“电脑网络是外星人用来毁灭人类的工具”的无稽之谈也毫无愧色了。至于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成为中国的研究所、大学的贵宾，在那里表演、演讲，做集体催眠，乌烟瘴气，更是人类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这样的气氛才造就了法轮功这样的怪胎。中国许多科学工作者，首先自己就要接受科学启蒙。据说现在中国政府有一项“对气功不做讨论”的政策，是极其错误的。对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就应该大胆地揭发、批判，而不应该姑息。是中国新闻界、科学

界和教育界将功赎罪的时候了。

1999.5.21.

法轮功再解剖

·方舟子·

法轮功的信徒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时，一个常用的借口是：“你对法轮功并不了解。”我就是为了堵他们的嘴，在上篇文章中才一开始就说早就把李洪志长达十万字的代表作《转法轮》一书硬着头皮读过了。他的其他文章，包括他写的那些狗屁不通的打油诗，我也零星看过。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其他文章都是在为《转法轮》做注释的，不读也没什么。我虽然这么说了，不料还是有法轮功的信徒说我对法轮功不了解。一位自称修炼法轮功的读者在来信中说：

“首先，您不能忽略法轮功神奇的治病效果。疾病缠身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而完全康复的例子太多了。我本人也是在病痛无休止的折磨下开始学法轮功的。我现在身心都很健康。邪教能治病吗？”

邪教能治病吗？回答是：能。现代医学早就意识到，有些官能性的疾病在心理因素的作用下能够自愈，所以在试验新药时，都要设一个对照组病人，让他们服表面上一模一样的假药做对比，排除心理因素的结果。如果你真诚地相信某种东西、某种方法能治病，不管是正教、邪教，是气功、鬼画符、“宇宙语”，是香炉灰、“信息水”还是“神医”胡万林的万能神药芒硝，都可能把病“治”好。“基督科学教”在美国是公认的一大邪教，其信徒有病时都不上医院，而是向上帝祷告，也往往能把病“治”好。但是对于器质性疾，对于急性病、重病，是很难这么治好的，对于抵抗力弱的儿童更难。“基督科学教”的小孩有病也不让上医院，美国政府为此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法轮功的情形与此类似，有治好了病，也有治不好，又听从李洪志的教导拒绝上医院而白白死掉了（据“中华佛教论坛”的报道）。何祚庠院士批评法轮功的就是这一点，他那篇让法轮功信徒“忍”不住了的文章，不过是因为说了这么一段话：

“最近有一起事例，是我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同学因练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只好将他送精神病院抢救。这位同学病愈出院后，又练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再度送到精神院，还直说：‘李洪志老师还在不断地关注着我’。自从我反对伪气功以来，先后接到九起各种形式的报告，说他们的亲友们因练气功而跳楼自杀，结果是八死一伤……。”

这位法轮功修炼者还说：

“在‘转法轮’这本书中，李老师并没说自己神通广大，他只是在说宇宙的道理而已。”

虽然自称法轮功信徒，却并没有认真去读过《转法轮》一书。李洪志在该书中，从头到尾都在吹嘘自己如何神通广大，有的是暗示，有的是明言。比如在“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这一章中，就明明白白地声称自己具备非常大的神通法力：

“过去有许多传道的人，他只能教一个徒弟，他维护起一个徒弟来还差不多。可是这么大面积的，一般人就不太敢做了。但是我们这里跟大家讲了，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很大的法力。而且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也不象我们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我也不是头脑一热才出来做的。我可以告诉你，有许多大觉者都在注视着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

不要跟我说这只是“比喻”，因为李洪志自己紧接着又举了几个例子证明他的法身是怎样实实在在地保护其弟子的。比如说：

“在北京还有这么一件事。冬天黑得比较早，人们也睡得比较早。马路上没有人，很静。有个学员骑着自行车往家赶，前面只有一辆吉普车在跑，跑着跑着，那辆车突然刹车了。他没有注意，还低头在往前骑。可是那个吉普车突然间又向后倒车，急速地倒车，车倒得还挺快，这两股力合在一起，那也是来取命的。眼看就撞到一起的那一瞬间，一股力量一下子就把他的自行车拖后半米多远，而且吉普车马上顶着他的车轱辘急刹住了，可能车里司机发现后边有人。这个学员当时也没有害怕，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不害怕，可能以后会后怕。他首先想到的是：哎呀，是谁把我拽回来了，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静静的。他立刻明白了：是老师在保护我呢！”

“这类事情很多，数不胜数，可是没有出现危险的。这类事情不一定都遇到，我们个别人会遇到这种事情。遇到也好，不遇到也好，保证你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得了。”

还有比这更玄的。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李大师跟明朝的蛇妖斗法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长，不过颇为有趣，不妨全文照录：

“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去贵州传功的时候，正在办班，有一个人来找我，说他师爷要见我，他师爷是某某，修炼好多好多年了。我一看这个人带的阴气，很不好，脸蜡黄的。我说我不去见他，没有时间，就推了。结果他那老头子就不高兴了，开始跟我捣乱，天天跟我捣乱。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

过去明朝有个修道的人，修道时就有蛇附体，后来这个修道的人没修成死了，这个蛇占有了修道人的身体，就修出人形来了。那人的师爷就是那条蛇修成的人形。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我一看也太不象话了，我就把它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它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它上半身跑回去了。

有一天，我们贵州辅导站站长被他的徒孙找去了，说他师爷要见她。站长去了，一进洞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个影坐在那里，眼睛放着绿光，一睁开眼洞就亮，一合上眼洞里就黑黑的。他用土语说：李洪志又要来了，这一次我们谁也不会去干那个事了，我错了，李洪志是来度人的。徒孙问他：师爷，你站起来呀，你的腿怎么啦？他说：我站不起来啦，我的腿伤了。问他怎么伤的，他就开始讲他捣乱的过程。在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上他又跟我捣乱。因为他老干坏事，他破坏我传大法，我就把他彻底销毁了。销毁之后，他的师姐、师妹、师兄、师弟都想动。当时我说了几句话，他们都感到震惊，吓坏了，谁也不敢动了，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中还有一些完全是常人，修了很长时间。这是讲开光问题举了几个例子。”

象是在听人讲《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的故事吧？如果李洪志老老实实在地告诉我们他只是在讲故事逗人一乐，我们也不妨跟着一乐给他捧场。但是他是我们要我们相信那是真事，而世界上也有那么多人相信那是真事，我们就笑不起来了。《转法轮》一书中，有一个地方，证明了《西游记》之类的中国神话、鬼话，的确是法轮功的一大源泉：

“我们还有一种功能，过去叫做摄魂大法，那种功能更厉害，能把人的整个元神揪出来，那个人立即就不会动了。这个功能有针对性，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东西抓的。大家知道，如来佛手里那个碗，这么一照，你看孙悟空那么大，一下子变成一小点。这个功能就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不管灵体多大，不管灵体多小，一下子打到手里抓住，就变得很小。”

真诚地相信这种鬼话的人，混淆了神话和现实，在我看来都只有几岁小孩的判断能力，不管你是什么博士。

1999.5.22.

（先更正一下上文的一个笔误，反对上医院、仅靠祷告治病、因此常与美国政府发生冲突的基督教邪教是“基督科学教”(Christian Science)，而不是“耶和華见证人”。后者虽然也被许多人视为邪教（因为相信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且其教主多次预言过具体日期），但有病还是上医院的，只不过反对输血。）

法轮功三解剖

·方舟子·

在上次美国之音有关法轮功的访谈节目中，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既然李洪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写的书充满了科学常识错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博士信他？”要回答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所以在当时我只回答说：“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今天读了由十三名留美博士、博士生联署的《海外学子的心声——北美学者、留学生向您推荐法轮大法》一文，却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这些博士、博士生，虽然受过多年的科学训练，却还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实证精神，人云亦云，在被洗脑之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虽然李洪志一再说法轮功不是用来治病的，这些博士，一开口还是说“在法轮大法中身体得到改善、康复的奇特事例不胜枚举”，这个问题，我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谈到。对于他们说的“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 355 位法轮大法的炼功人进行过调查，其中 200 多人曾患高血压、贫血、颈椎病等，经炼功后无医而康复”一事，我只能表示怀疑：这是由“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哪一位研究者做的，结果发表在哪一份学术刊物上，如何取样，如何对照，如何控制条件？对法轮功的种种宣传，只要多问几个这样的疑问，也就不堪一击。这本是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功，但是这些博士、博士生，对此却是茫然无知，于是才有了这样的胡言乱语：

“北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有从事医学、生物学、化学研究的，也有搞电脑、通讯、遥感技术的，还有进行基本粒子、天文学和量子时空等基础研究的。我们看完《转法轮》后，发现其中的哲理对各门学科都有不同层次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法轮大法对于人类的起源、不同的空间层次、物质的结构等的解释都远远超过现代科学的认识。许多令人困惑的发现，如史前文化、人体的特异功能、植物的心灵感应等，都能用法轮大法圆满地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从内心体会到，法轮大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其境界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类科学。”

既然是要跟现代科学一比短长，那就要用科学研究的标准。要声称法轮功圆满地解释清楚了“许多令人困惑的发现”因而“远远超过现代科学的认识”，前提是这些“令人困惑的发现”必须是真实可靠的。你不能捏造出一堆“发现”来自圆其说，这是科学研究的常识。这些博士列举了三大发现：“史前文化、人体的特异功能、植物的心灵感应”，真实性又是如何？“人体的特异功能”问题比较复杂，也不是法轮功的特色，要彻底批驳需要写一本书，司马南同志已有这方面的专著（《神功内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在这里不多说。我们只来看看算得上法轮功的特色的“史前文化”和“植物的心灵感应”。

先来看看所谓的“史前文化”，这一点，可以说是法轮功理论的重要“依据”。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是这么说的：

“可是我们却发现一个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明古迹，都远远地超出我们人类的文明历史。这些古迹，从工艺角度看，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从艺术水平来看，相当高超，现代人简直都是在模仿古人的艺术，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可是它却是十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几百万年前，甚至于上亿年前留下来的。大家想一想，这不是在和今天的历史开玩笑吗？”

请问这些十几万年前乃至上亿年前留下来的文明古迹在什么地方，是谁发现，又由谁鉴定，结果发表在哪一份考古学杂志上？如果这是“李大师”自己用天眼发现的，那不是在和今天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开玩笑吗？

李洪志继续说：

“可能有许多人听说过‘史前文化’，也叫‘史前文明’，我们就讲那个史前文明。在地球上，有亚洲、欧洲、南美、北美、大洋洲、非洲和南极洲，地质学家把它们统称为‘大陆板块’。大陆板块形成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有许多陆地是从海底升上来的，也有许多陆地沉积到海底去了，稳定下来到今天这个状态已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了。可是在许多大洋底下，却发现了一些高大的古代建筑，这些建筑物雕塑得非常精美，不是我们现在人类的文化遗产，那么，它肯定是沉积到海底之前建造的。那么几千万年前是谁创造了这些文明呢？那时候，我们人类连猴子还不是，怎么会创造出这么高智慧的东西？在世界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生物，叫‘三叶虫’，它是6亿年到2亿6千万年前的产物，到2亿6千万年以后，这种生物就没有了。一个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块三叶虫的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的脚印，是穿着鞋踩上去的，清清楚楚印在上面。这不是在和历史学家开玩笑吗？按着达尔文的进化论，2亿6千万年前怎么会有人呢？”

同样，是谁发现了这些在许多大洋底下的雕塑得非常精美的古代建筑，结果刊登在哪一份考古学杂志上？那位发现三叶虫化石上有人的鞋印的美国科学家是谁，此结果由谁鉴定，登在哪一份古生物学杂志上？这个化石藏在哪一家博物馆？即使是基督教的神创论者，也只敢造造“人类曾经与恐龙共存”这样的谣言，李洪志却是一开口就是人类曾经与三叶虫共存，倒也的确是“目前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做”了。在李洪志及其信徒向我们出示刊登这些发现的文献之前，我们只好认为这是“李大师”在跟历史学家开玩笑，如果不是造谣惑众的话。

至于“植物的心灵感应”问题，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树也是有生命的，不但有生命，还具备着很高的思维活动。举个例子：美国有个人专门搞电子研究，教人使用测谎仪。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测谎仪的两极接在一株牛舌兰花上，然后往花的根部浇水，之后他发现测谎仪的电子笔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来。这种曲线正好和人的大脑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一种兴奋、高兴时的曲线相同。他当时吃了一惊，植物怎么有感情呢！他几乎想上大街上喊：植物是有感情的。由于受这件事情的启发，紧接着他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做了许许多多的实验。”

接下来李洪志详细地介绍了这位美国人怎样设计实验用测谎仪测出植物也能害怕、也能喊救命的，原文太长，只举一个有趣的：

“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

最后说：

“他的论文发表出来以后，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各个国家的植物学家都在开展这方面研究，我们国家也在搞，这已经不是什么迷信的东西。”

这就好办了。前面所谓“史前文化”，还可以说是李洪志自己的重大发现（他说了：“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进入了下一个时期，过着原始生活。人类繁衍得多了，最后又出现了文明。经过81次这样周期的变化，我这还是没查到头。”），这个“植物的心灵感应”，却是跟李洪志一点关系没有的，是美国人发现的，岂止发现而已，还有论文发表，而且还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了呢。那么，还是那个问题：这个美国人是谁，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发表在哪里？李洪志对此人的实验如数家珍，好像是自己读过论文似的，为什么不列出论文出处让我们也去检索一番，开开眼界，再轰动一下？如果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李洪志不懂得怎么检索科学论文，各位博士弟子能不能帮这个忙？特别是，乔治亚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研究生李劲同事？

非常的现象需要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这是科学研究的常识。李洪志所说的都是非常的现象，却未能举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加以支持。如果承认这是在讲故事，在传播花絮新闻，在吹牛不纳税，那也就罢了，然而这几位博士、博士生却要我们因此相信“法轮大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其境界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类科学。”证明着这些人的科学思维能力低能到了何等程度！

而有时候，法轮功的信徒是连普通思维能力也极其低下的，更不要说科学思维了。比如，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如此贬低现代科学道：

“搞人体科学在测定这个功能（按：指遥视功能）的时候，往往容易推翻它。推翻的理由是：比如说某人北京家里的亲戚在干什么呢？当说出这个亲戚的名字和大概情况后，他就看到了。他说：这个楼是什么样的，怎么进的这个门，进了房间，房间的摆设是什么样的。说得全都对。人在干什么呢？说人现在写字。为了证实这个事实，拿起电话来找到他亲戚：你现在干什么呢？我在吃饭呢。这不就和他看的不吻合了？过去否定这种功能的原因就在于此，可他看的环境一点不错的。因为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我们叫做时空，和功能所存在的那个空间的时空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两边时间概念不一样。他刚才是在那写字，现在在吃饭，有这么个时间差异。所以往往搞人体科学研究的人，要是站在常规理论上，按照现在科学这么去推理，去研究，再过一万年也白搭。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超出常人的东西，所以人的思想要发生一种转变，不能再这样去理解这些事情了。”

这还不好办，既然有时间差，看他在时间差之前是不是真的在写字不就得了。一个连三岁小孩都懂的简单推理，“李大师”却认为现在科学不懂，而且再过一万年也不懂，不知“李大师”用天目看到的是什么现在科学？

1999.5.23.

附录：

海外学子的心声

---北美学者、留学生向您推荐法轮大法

我们是在美国、加拿大的科技工作者，也是法轮大法的直接受益者。我们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衷心地向您推荐法轮修炼大法。我们虽然身在大洋彼岸，可是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健康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而法轮大法可以使这心愿成为现实。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许多国粹，如佛道两家博大精深的修炼方法，作为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文化，使许多西方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修炼界的多种奇异现象也早已被人们认识和接受。

在北美，现代医学虽然很发达，但是对许多慢性或疑难病症也无能为力。但在法轮大法中身体得到改善、康复的奇特事例不胜枚举。比如亚特兰大的张萍患高血压、头痛十多年；张予患哮喘多年，而修炼法轮大法仅几个月病症就消失了。芝加哥的杨森患乙型肝炎多年，国内外各种特药、新药都用过却不见好转，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各项指标均达到正常标准。华盛顿的毛凤英患肝病、肾炎、胃萎缩，多年来三餐不离药物，看了《转法轮》后的第二天就达到一身轻的状态，随之病症全部消失。一个月后到医院体检时发现一切都正常了。中国的《中国经济时报》在98年7月10日报导了一位瘫痪16年的病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仅一年半就完全康复了。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355位法轮大法的炼功人进行过调查，其中200多人曾患高血压、贫血、颈椎病等，经炼功后无医而康复。

我们之中有很多年轻人，身体健康，且工作、学习繁忙。为什么我们也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呢？因为我们一直对一些重大问题长期思索而苦于找不到答案。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有生、老、病、死？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许多人虽然在一些领域已有所成就，但当达到了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后，却发现名、利和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转法轮》这本书用浅白而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讲了一个博大的宇宙的特性，揭示了许许多多关于宇宙、时空、物质、生命的奥秘。许多人读完后，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便爱不释手，反复阅读。

北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有从事医学、生物学、化学研究的，也有搞电脑、通讯、遥感技术的，还有进行基本粒子、天文学和量子时空等基础研究的。我们看完《转法轮》后，发现其中的哲理对各门学科都有不同层次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法轮大法对于人类的起源、不同的空间层次、物质的结构等的解释都远远超过现代科学的认识。许多令人困惑的发现，如史前文化、人体的特异功能、植物的心灵感应等，都能用法轮大法圆满地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从内心体会到，法轮大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其境界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类科学。

在现代科学中，人们热衷于从物质的表面认识宇宙。人们发明各种精密的仪器来探测宇宙的规律，但是如果人能仔细思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精密的试验设备。他具备了信息采集、传导、分析处理、记忆及反馈等一切功能。用人体本身来了解宇宙、认识生命是最为有效的，而修炼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李洪志老师说过："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老在议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心性修炼和思想境界提高当中，人的物质身体就会发生变化。在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的同时，人就会对宇宙的奥秘有一个直接了当的认识。而认识自然、认识宇宙正是科技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啊。

法轮大法最让人折服的就是不计名利、义务教功。我们开始学功时，老学员热情帮助，分文不取，我们对后来学功的人也是如此，也从未有人向我们索取分文，因为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明确要求大家："你们传功的时候是不求名不求利的，义务为大家服务。"

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简单易学、优美舒展，动作要求缓、慢、圆，没有剧烈动作，炼功音乐也非常动听，适合于不同年龄及身体状态的人修炼。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场地，人们会体察到一种祥和、纯净的气氛。只有正法修炼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有的西方人走近公园的炼功场地时说："This is so beautiful, so peaceful!"（多么美好、祥和啊！）当听说我们是义务辅导，不取分文时，许多人马上表示要开始学炼。目前西方人修炼法轮大法的越来越多，有的为了看懂中文《转法轮》专门到中国去学汉语。因为在这样一个金钱社会里，人们为了个人利益你争我夺、勾心斗角时，还有这么好的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奉献给人，怎么不叫人惊喜不已。

法轮大法是人类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大法的出现已起到使人心向善、社会安定、道德回升的作用。其对社会、科学、文化的贡献更是无法估计。为此，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政府授予李洪志老师"名誉公民"和"亲善大使"的称号，并将李老师在美公开讲法的第一天---1996年10月12日定为"李洪志日"。授予书公告中写到："法轮大法超越于文化和种族界限，把宇宙真理传扬世界各地，架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李洪志不辞劳苦地将法轮大法从中国传向海外，所到之处使诸多国家众多的人们深受震撼，从而赢得了国际盛誉。"可见，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美国，人民给予了法轮大法极高的荣誉和尊重。令人颇感到遗憾的是，在大法的发源地---中国，《转法轮》这本书近来却不能公开出版和发行。这对于中国人民，以至世界各民族人民都是一个令人惋惜的事情。我们建议国内的新闻出版机构能重新考虑《转法轮》的正式出版发行，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其他民族的有缘之士也能从中受益。

法轮大法使成千上万的人身心健康、思想升华。北京和许多中国大城市的公园里清晨都有集体修炼法轮功的人群，北美许多地区也有炼功点。我们诚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完整地读一读《转法轮》和大法其他著作（见 <http://falun.mit.edu>）我们相信您也会受益非浅。

杨森 物理学博士，Motorola 公司研究职员 847-839-9463
李渊 电机学博士，贝尔实验室研究职员 770-495-3941
唐忠 乔治亚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博士研究生 404-240-0413
赖善桃 化学博士，美国天主教大学研究职员 202-319-5499
郑武 机械学博士，机械研究工程师 713-683-8227

刘光华 物理化学博士，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任职 850-385-3415
徐建超 耶鲁大学医学博士，注册医师 203-624-5292
杨卫华 农业工程博士，加拿大国际商业工程公司工程师 403-962-8634
李大勇 工程博士，Qosnetics 公司高级研究开发工程师 603-422-8877
李维 法学博士，国际法、移民律师 813-579-0333
赖善钟 数学博士，IBM 公司软件工程师 301-738-9733
张崇哲 医学博士，犹他大学医师 801-943-8191
李劲 乔治亚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404-815-9043

一九九八年八月四日
法轮功四解剖

·方舟子·

这一篇，严格来说不是“解剖”，而是答疑。不过既然一开始已用了“解剖”的题目，就继续用下去吧。

我虽然自以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也知道人并非理性的动物，理性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它往往无能力改变别人的信仰。我跟神创论者、跟原教旨基督徒论战了那么多年，又改变了哪一位信徒的信仰？对法轮功，也做如是观。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文章？答案很简单：不是为信徒，而是为旁观者、为彷徨者、为迷惘者、为感兴趣者而写。当有人要拉你入教，在你把脑袋交出去之前，能够预先知道一些反面的分析，多点警觉。一旦稀里糊涂入了教，有了同伙压力(peer pressure)，想再退出来就难了。所以，我的目的，或者说我的愿望，是给不了解法轮功者打预防针，而不是给法轮功的信徒治病救人。

我这个系列已写了有五天了，一开始只收到一些赞同、声援的信，到今天才忽然同时收到一大批法轮功信徒的来信，好像是组织好了似的。这些电子邮件的地址，有公开的，有匿名的；而信的内容，有反驳，有开导，有劝说，有谩骂，有威胁，有恫吓。最有意思的一封，是威胁我说：西方国家保护信仰，我攻击别人的信仰已触犯了居住国的法律。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是不存在什么“保护信仰”的。是的，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因其信仰而受到政府的迫害），但是人民同样有言论的自由，包括揭露、批判邪教的自由。

对这些来信，我一概不单独答复，就象我从来就不回神创论者、原教旨基督徒的来信，因为我对改变某个具体人的信仰毫无兴趣。但是对这些来信，我都会仔细看的，如果见到貌似有理的反驳，有可能被用于传教的，我也会给予驳斥。

我这些文章中，最令法轮功信徒不满的，是我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有些基本同意我的看法的人对此也不以为然的。有的说，你又不是中国政府发言人，有什么资格定性邪教？也有的说，你不是佛教人士，谈什么正邪？更有的说，凭什么佛教、基督教就不邪？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有点胡搅蛮缠，因为我在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就说得清清楚楚，我所谓的“邪教”，既不是政府的定义（以颠覆政府为目的的），也不是佛教界的定义（蛊惑人心的外道），而是学术界对邪教的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人类即将毁灭，它的还在世的教主是神通广大的救世主，只有入了它的教，才能得救。或者说，等于英文的 religious cult。邪教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成员都被彻底洗脑，无条件地听从教主的指示；成员被要求反复学习教主的指示；教主无微不至地指导成员的生活；成员定期聚在一起举行特别的宗教仪式（或“集体练功”）；有一套古怪的教义（人类灭亡过八十一类之类）和与一般社会规范不符合的教规（比如生病不看医生），诸如此类，法轮功也无一不合。

有人说：“用科学批判宗教，是越界行为。”问题是，是李洪志自己

首先越界，把手伸到了科学界。如果他的教义与科学河水不犯井水，那么用科学的方法来批他，也许是不恰当的。但是，既然李洪志自己喜欢夸夸其谈“现在科学”、“现代医学”、“现代天文学”、“达尔文进化论”，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来验证他所谓的“现在科学”等等是真是假，是李洪志自己的发明，还是科学的发现。既然李洪志的信徒要我们相信“法轮大法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其境界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类科学”，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确凿的科学证据，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或否证。

我指出的那个有关“光年”的低级错误，可能是让法轮功的信徒最感难堪的。有一位辩解说：“管他人能看多少光年的距离，要想看到现在天体的变化，确实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呀！”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不是李洪志的话，李洪志的话是“多少‘光年’以后的事”，加那个“光”字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光年”就等于“年”？另一位信徒辩解说，李洪志之所以把光年当成时间来用，是因为在法轮大法看来，时间和空间是一码事，而这不是现代科学所能理解。那好，我们姑且同意在“李洪志天文学”或“法轮大法天文学”看来，光年也就是年，也仍然无法解释李洪志为什么把现在天文学家所能看到的一百亿光年远一下子减少到了十五万光年。而且，再看一下李洪志的这句话，不论根据什么天文学，都是不知所云：“要想看到现在天体的变化，那得15万光年以后才能看得到，那相当久远的。”如果这个现在天体在十五万光年之外，要看到它的变化当然要再过十五万年以后，但是如果它在十五万光年之内，却不必等那么久。难道我们要看到现在太阳（也是天体吧？）的变化，也得等十五万年以后才能看到？我说李洪志的逻辑思维能力只有小学水平，冤枉他了吗？

我对“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对355位法轮大法的炼功人进行过调查，其中200多人曾患高血压、贫血、颈椎病等，经炼功后无医而康复”一事，问了几个问题：哪一位研究者做的，结果发表在哪一份学术刊物上，如何取样，如何对照，如何控制条件？有一位信徒告诉我说该论文可以在法轮功的网址读到：

<http://www.mindspring.com/~falun/survey1.htm>

我去看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了：是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张容嘉和北京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研究所肖钧做的。从论文措辞看，这两个人显然本身就是法轮功的信徒。第二个问题却没有答案，看来是不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否则法轮功焉会不注明大肆吹嘘？只是登在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上，那显然不是学术刊物。我把论文仔细读了一下，其他的问题也都有了答案：如何取样？是普查和志愿相结合，由法轮功站长们负责，如此取样，怎么能保证随机、中性？怎么能让人相信不是按自己的意图选取人选的？又是如何对照和如何控制条件的呢？完全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让被调查者自己汇报练功前身体如何，练功后又如何，又由法轮功站长们加以“核实”，完全依赖被调查者主观的叙述，没有任何的对照和控制。用这样的取样和方法，我可以证明任何一种功法有相同的甚至更好的效果。

我向李洪志要有关“（几百万年前以上的）史前文化”、“植物的心灵感应”的出处，信徒回答说，法轮功的网页上就列着：

<http://falundafa-newengland.org/MA/science>

我当然知道李洪志所言有“出处”，想必是从《众神之车》中译本和国内宣传伪科学的报刊上杂七杂八看来（我不就举过《广州日报》上的一个例子吗？），这些报刊又是从国外的伪科学报刊、书籍上抄来的。但这不是我要的出处。信徒们，请再去读读我的“三解剖”，我说得清清楚楚，是要“考古学杂志”、“古生物学杂志”、“生物学杂志”，你们列的这些出处，无一例外全不是出自科学学术刊物，哪一个能符合我的要求？有一位信徒说，《科学》(Science)也有关于“史前文化”的研究：

Transitions in Prehistory, 20 Nov 1998, vol. 282, pp. 5393

吓了我一跳，赶快去查这篇文章：人家说的是最远四万年前的史前文化（此处的史前指的是有文字记载之前），跟你们说的几百万年前、几千万年前、几亿年前的所谓“史前文化”（此处的史前指的是有人类之前）

是一码事吗？顺便说一下，Paul V. Heinrich 曾经在 sci.archaeology 写过系列文章批驳这些“史前文化”的证据，收在：

<http://www.intersurf.com/~heinrich/wildside.html>

另有一篇文章是批驳《众神之车》的，在：

<http://www.hugin.imat.com/~sheaffer/texts/vondanik.html>

我是从法轮功的网页上知道了“三叶虫的化石上有人的脚印”的出处，自然，是出自神创论的书。我去查了一下，古生物学界对此早有说法，从来就没有感到“困惑”。发现这个化石的 William J. Meister 最先让地质学家 William Lee Stokes 教授鉴定这个化石，Stokes 告诉他那根本不是脚印（因为没有隆起的边缘），而是岩石受侵蚀自然形成的足状构造。但神创论者 Meister 不愿听这个解释，请根本没有资格鉴定化石的爆破学家 Melvin A. Cook 鉴定，在神创论的杂志上发表。此事的前因后果可见 Stokes, William Lee, 1986, Alleged human footprint from Middle Cambrian strata, Millard County, Utah. Jour. of Geological Education, vol. 274, no.4, pp. 170-83. 显然，这是一个比“人与恐龙共存”更大的笑话，连现在的“科学神创论”者都不好意思再提了，以至我一开始还不知有这个笑话。法轮功师徒还在宣扬这个过时的笑话，证明着他们比“科学神创论”者还要愚昧。

而如此愚昧之人，不仅要来攻击他们所不懂的现代科学，而且还要甄别真假科学家呢。在悉尼的记者招待会上，李洪志破口大骂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根本不是科学家，而是科学痞子：

记：国内有一个其他的科学家，比如说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他不只一次对法轮功批评，那你的看法是……

李：这个人，是个科学痞子，他其实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只能告诉你他是个政治人物，他根本就不是个科学家。

记：在学术界有人说他们这一批人是学术界的假洋鬼子。

李：嗯，我同意你的观点。

记：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李：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了，科学家他怎么能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呢？所以他不是科学家才感兴趣这些事情。

按照李洪志的定义，只要对法轮功感兴趣，就不是科学家，而是科学痞子。本人自然也在此列，但那十三位为法轮功抬轿的博士、博士生，岂不更痞？本人对法轮功的批判不过是兴之所致，偶尔痞一下。他们看样子却是要一辈子痞下去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里面有一位“耶鲁大学医学博士，注册医师”徐建超，而按照“李老师”的教导，替人治病妨碍了别人“消业”，是在干坏事，不知徐医师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是不是关了诊所，改教法轮功了？

1999.5.26.

法轮功五解剖

·方舟子·

收到了一大堆法轮功弟子寄来的恐吓信，以这一封最有意思，隐去作者名字，贴出来供欣赏：

“为何在新闻组发表攻击法轮大法文章时用匿名邮件地址？为何不堂堂正正的。别以为我们法轮大法弟子会象常人一样用邮件炸弹之类报复你，我们不会。我们是讲真、善、忍的，但也不等于我们任意污蔑我们的法轮大法而无动于衷，我们会用事实来回答你的，我们不屑与你进行所谓辩论等，全世界一亿多法轮大法弟子有无数亲身经历的事例足以证明法轮大法的真实性，你一个小小的人是无法与这一亿人相比的，更不配对造就一切物质和生命的宇宙大法说三道四，可悲的生命，不知道经历宇宙漫长岁月后，最终即将等待你的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徒，等待的他是宇宙中最无比可怕的“形神全灭”

!!!”

看来这个法轮大法也是要管人间司法的，这不，连判决书都写好了。那最后三颗炸弹的确够吓人的。不过，这位信徒误会了，那些新闻组的文章都是别人转贴的，自然不好署我这个“十恶不赦之徒”的邮件地址。

李洪志在延吉讲法时，曾经如此开导弟子们：

“问：有人说法轮大法的坏话怎么对待？”

“师：不理他。如果他就硬说，横不讲理的，你能跟他一样去对待吗？不要理他，没有市场就完了，其实这也是考验人心性出现的。”

虽然有点不通，倒的确有点“忍”的意思。不过现在连李“老师”自己都忍不住了，在中外记者面前大骂说法轮大法坏话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是科学痞子，也难怪信徒们要对方舟子暴跳如雷了。师徒们如此定力，也好意思树“忍”字牌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我最担心的是李洪志的忍功再减一层，发起一场捍卫法轮功、讨伐“外星人”的圣战，方舟子“形神全灭”固不足惜，我中华民族却难免再遭一场浩劫。一亿人只有一个脑袋，是极其可怕的。但愿李洪志心中还有那么一点天良。

象这样的来信也就罢了，反正我已说过一概不回。比较烦的，是全美各地的法轮功信徒都拿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今天开始就纷纷打电话过来要跟我谈心、交朋友、消除误会。有的居然并未读过我写的这些文章就要来跟我辩论，看来是奉命而来的。言辞倒还算有礼貌，要是在电话中也敢对我威胁恫吓的话，我绝对报警，咱丑话说在前头。不过我劝各位信徒还是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已说过，我没有兴趣去改变别人的信仰，不会浪费时间去跟信徒做单独的辩论。有意见可以给我写信反映，不要逼得我一听是法轮功信徒打来的就挂电话。法轮功在南部加州的一位组织者、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生也打来了电话。美国之音曾经想要安排他和我辩论法轮功，结果他有事未参加，现在既然自己找上门来，我也就破例跟他辩一下，了解其虚实，说不定以后还要打交道。他自称是我的校友，科大物理系毕业的，而且还当过何祚庥院士的学生，现在在攻读物理学博士。而这就是物理学博士生对“光年”问题的解释：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所以时间单位和长度单位可以互换，光年也就是年。我回答说：别一句“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就想蒙混过去，能不能给我具体推导光年是怎么等于年的？而且，既然时间单位和长度单位可以随意互换，是不是意味着物理公式不要再要求量纲一致了？他说：“这是我对李洪志老师的经文的理解，我的理解不一定就对。”然后改而谈为什么十五万光年也就是一百亿光年。这段对话颇有意思，大略记录如下：

信徒：你知不知道光速是多少？

方：在真空中每秒三十万千米。

信徒：你知不知道这个光速是以哪个参照系测出来的？

方：测光速还跟参照系有关吗？

信徒：当然有关。根据狭义相对论，观测物体运动跟参照系都有关系。我告诉你，这个速度是在地球上测出的，我们以地球为参照系，能够看到一百亿光年远的天体，但是李老师是以别的参照系看的，一百亿光年在那里就只有十五万光年。

方：你这是李洪志相对论吧？我记得我学的狭义相对论，是以光速不变为基本假设的。

信徒：你学过狭义相对论吗？

方：亏你还是科大毕业的，不知道生物系学生要上三年物理课？我因为敬仰爱因斯坦，以后也断断续续看过点有关的东西。

信徒：我本人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就是吃这碗饭的，对狭义相对论，我不是比你更有发言权？

方：研究理论物理的，要在物理问题上反言，同样需要进行推导。

信徒：我把推导过程写出来，你也看不懂。

方：我如果看不懂，不会让其他研究理论物理的人看？这世上又不是只有你

一个人研究理论问题。你把你的推导过程用 email 寄给我如何？

他说好，于是转到了别的问题上。不过我还没收到他的 email，没法让大家欣赏。这样的辩论，没能在美国之音上进行，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为我的母校培养出了这样一个不惜歪曲相对论为小学文化程度的教主揩油的物理系毕业生感到可悲。

今天收到的一封信徒来信说：“我读了李洪志老师所有的书，我从没有发现书中谈到‘人类即将毁灭’的话。”这又是一位没有认真读李洪志的书的信徒。虽然，李洪志跑到美国后，根据情况对自己的说法悄悄做了一些修改，比如，也跟着骂那些宣扬世界末日的宗教是邪教：

“还有一些专门讲什么世界末日的这种宗教，专门讲这些东西。这都百分之百的是邪教，在制造社会动乱，对社会不负责任，所以不难区分这些邪教。”（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于法兰克福）

甚至还自称从不讲劫难：

“这个讲劫难，那个讲劫难，我从来不讲这些事情，也没有用。有没有我也不说它。有，也与我们炼功人、好人没有关系。”（同上）

但是我们只要读过点李洪志的书，就会发现这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充斥书中的，正是这种“末法”、“末劫”、“劫难”、“危险的边缘”的论调：

“历史上许多大觉者、先知都预言过人类在此时将有大劫之忧。今天的人类比先知预言的还要恶劣。由于人生生世世干了很多坏事，积累无比大的业力，一出门就会有不顺心的事，人们不知道那是前世干的坏事在偿还、在消业。别人一对自己不好，不是宽容、忍耐，而是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旧业未还又欠下新的业力，身体业力多得吓人！人类道德急速地向下滑，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其实人类道德的大败坏，在生生世世中人人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世界每次出现劫难的时候，都是人类道德无存的时候。这就是末劫时期的表现。”（《转法轮·卷二》）

“有很多大师、很多预言家也讲了，人类将要出现劫难也好，磨难也好，不管他们怎么去讲，但是大家看一看，如果这个社会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危险吗？物极必反哪！这样发展下去，你说下一步的人是什么样的？”（《转法轮·卷二》）

请仔细看看，上面是不是一再出现“劫难”二字？要躲过此劫，李“老师”自然是唯一的救星了：

“到了末法时期，宇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连宗教信仰的地方也不行了，有功能的人（包括和尚）也发现了这个情况。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其实是千年不遇的，万年不遇的，但能不能度也就是能不能修还得靠自己，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转法轮》）

“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其实现想要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父去教你，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炼，修得最快最捷径了，直指人心。”（《转法论》）

有趣的是，李洪志在国内时，虽然嘲笑现代科学的局限，却还不怎么公然与现代科学为敌。到了西方后，大概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声泪俱下地控诉起现代科学的罪恶，认为那是人类灭亡的根源了。而且，以前在国内时

还只说说“大觉者”，到了西方，就大谈“神”了：

“人之所以有道德规范，是因为人知道，做不好的事去不了天国还要下地狱会遭报应。人在约束自己不做坏事，维护人类的道德。人一旦不相信了这些，不相信神（可是神是真实存在的），人不相信神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就非常的可怕！人什么坏事都敢干，他认为谁也看不见，就干坏事，现代科学造就起来的新一代人无所顾忌地杀人、放火，做坏事。社会上出现了什么黑社会组织，吸毒、贩毒、卖淫，什么都干。乌七八糟的东西，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个社会可不可怕？！这就是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灾难。因为科学证实不了神的存在，证实不了德的存在，不知道因果报应。你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就会抡起科学这个大棒子打你，说你是迷信。人类的道德越来越没了，社会就到了谁也收拾不了的境地，人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因为神是不能允许这种人兽之间的变异人类存在的。”（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于法兰克福）

“我刚才讲出的是讲整个人类的状态。大家想一想，如果神不把人当人看，人危不危险？就像我刚才讲的，不同文明时期的人类为什么会毁掉了呢？玛雅文化为什么不存在了？……如果人这样无节制地发展下去，大家想一想，神若不把人当人看了，那就太危险了！”（同上）

真是到了哪个山头就念哪一本经。最有趣的，是李洪志最近向西方邪教和美国科幻电影取经，而发展出来的“外星人通过现代科学灭绝人类”学说。最有趣的，是他认为会操作电脑的人，人人都给外星人编了号——当然，只有法轮功的信徒可以去掉这个编号。原文甚长，我看了看，实在不忍大肆删削，就请大家在最后欣赏一下这段精彩的科幻吧——欣赏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据说有一亿人对此信以为真：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外星人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变异。这个宇宙中真的就出现了这一类生命生存的那种不正常的社会关系，贪婪和欲望使它们那里真的发生了星球大战一样的事情。还没有威胁到人类，是人类没有那个能力威胁到它们，所以它们没有打击人类。如果你威胁到它，它就会打击人类。可是外星人虽然没打击人类，但是它知道人类的身体是最完美的。所以它们相中了人体，它就想窃取人体。用科学充实人类所有的领域，叫人坚信和依赖科学。人的思维和生存方式完全同化它们，到那时它们把人的元神一换掉就是它们了，最终代替人类。

“说来话长，西方社会从出现工业革命开始它就全面地来了。在这早期以前它们就来了，但是它没有操纵。它们全面来的时候是从白人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开始的。它们为了占领这个地球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系统的安排。它给人创造了科学，所以这个科学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它的目的是统一人，把人这个思想变得简单，像机器一样规范。知识也统一起来，将来它们容易操纵，好接替人。再有呢，它们又选择了几个民族作为它未来全面操纵人类的先导。日本是在技术上它所带动的先导；美国是冲破地球所有古老文化的先导，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的文化都没能摆脱，全世界都受着美国现代文化的冲击。而英国是早期在机器制造方面的先导；而西班牙是混杂人种的前导。外星人要人摆脱神的办法是混杂人种，使人变成无根人，就像人们今天的杂交植物一样。南美洲人、中美洲人、墨西哥人和东南亚的一些人都被混乱了人种。这一切都逃不过神的眼睛。外星人它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来接管人。

“会操作电脑的人，人人都给编了号了。当然我们学员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们一旦得法之后，我要把它们所占有的那一层身体清理掉。它们在人的身体里已经形成了它们的一层身体，非常的可怕！是人们从小学到大学，学的全部是它们带来的科学，还有当今人类所使用的一切都是无处不在的科学造成的。人的思想在电脑上、在技术上所来的灵感为什么突飞猛进地发展？是外星人操纵着人类形成的它们那一层身体搞的。就是由于它们的技术、科学在人体里形成的这一套东西操纵着人的思想这样做。目前电脑发达得简直不得了，它不是人的技术。人类要是长此这样下去，就将面临着被外星人代替。……”

“这个外星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上边在清理它们，一清理它们发现了，所以它们就跑这儿来啦，这几年就特别的多。可是它们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也是系统安排的，它们跑到哪儿也逃不掉。它们所干的一切坏事都得偿还，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宇宙的理对任何生命都是绝对的合理的，所以它们做的一切，它们得去偿还。至于说它们的生命最后怎么处理，以后绝不会再有外星人的存在。如果外星人里边真的是有好的，它的生命可以转生成其他生命。而不好的生命就要淘汰掉了。所以一切生命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包括所有的人。人在做什么，也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

“目前大多数外星人它们跑进来是来逃命的，它们已经知道了最后它们很难逃掉了，所以有些外星人和地球人就通婚。但不是正当通婚了，谁也不会和它们结婚。它们抓一个农村的女性想留下它们的后代。还有的在常人中隐藏着。它们不管怎么隐藏也隐藏不住。庞大的功是从微观上来的，不管你钢呀、铁呀、木头、人体、水、石头、空气、植物、动物、物质等一切都在从微观向表面上来。你说它们往哪儿逃吧，遍及一切的都是，都在往表面上冲，所以它们看到了，无处躲，无处藏。它们怎么存在呢？附体倒没有，但是它们有的变成人的形像在街上走，你也不知道它们是谁。有的就藏起来不出来，但是数量已经相当少，非常的少了。过去它们能隐藏，它们的飞碟能够飞起来跑到另外空间。可是另外空间已经全部都解决了，那全都是庞大的功在往这儿过，它们也藏不起来了。它们只能藏在这个空间的哪个山洞里，海底下，那也藏不住。反正是它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切生命都在这件事当中摆放自己的位置。”（一九九八年九月四、五日于日内瓦）

1999.5.27.

法轮功六解剖

——再给小学生改作业

·方舟子·

在上一篇中，我说到我最担心的就是李洪志会发动一场捍卫法轮功、讨伐“外星人”的圣战。刚才看了他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在法兰克福的“讲法”，发现这个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在这次讲法中，他气势汹汹地宣布：

“所以整个的外星人都在被彻底清除当中，整个宇宙都在清理他们，目前上边已经清理完了。现在只剩下跑到地球上来的，混在人中的，附在人体上的，还有其他类型的。我都看着他们，现在先让他们胡作非为，时间不长就会根除它们。（热烈鼓掌）人类的败坏也与他们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罪恶，所以必须得清除。”

而根据李洪志的理论，所有会操作电脑的人都是给外星人编了号在为外星人工作的。各位如果还不赶快去拜李洪志为师让他把那个编号去掉，李洪志就要来清除了。

乘李洪志还没有动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继续给小学生李洪志同学改作业。一个“光年”问题，就让法轮功的物理博士、博士生们乱了阵脚，也许现在还在苦思冥想怎么为李“老师”揩腚吧？李洪志自吹知识很渊博（在悉尼讲法时，他说：“很多人看过书后都有一个想法，也有人讲：李老师有多大的学问哪？他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物理、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哲学，好像是很多范畴都概括进去了。人们觉得老师的知识很渊博。”），哪一个学科他都要跑去拉一滩屎。而据说他收的徒弟哪一个学科的博士都有，这些人也不能闲着。要给小学生李洪志同学批改作业，并不需要多大的学问，只要上过中学就行了。李同学的作业错误实在太多，改不胜改，随便再举几例。每一例，我想都得再让信徒们忙上一阵。

一、“秦始皇杀了许多人统一了中国，把许多列国的皇帝都杀掉了，谁都骂他。各国的皇帝，各国人都被他统治了，所以谁都恨他，谁都骂他。”

（《转法轮·卷二》）

李同学，小学不上历史课，就不要扯什么历史问题。秦始皇，始皇帝，顾名思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哪来的“许多列国的皇帝”让他杀，“各国的皇帝”被他统治？法轮功的历史博士们，这回是不是轮到你们来改写中国历史了？

二、“人不承认另外空间的存在，所以看不到那个生命的存在。他在同一星球那个另外空间，不在我们这个空间，所以常人看不见他。就象人类说这个空间火星是很热的，可是突破那个空间，那边反而是凉的。”（《转法轮·卷二》）

火星上的最高气温，在赤道上也只有 28 摄氏度，在夜间还能降到零下 132 摄氏度，跟地球相比，简直就是一个清凉世界。李同学看到一个“火”字，就以为火星上一定是大火炎炎，要喊很热，那是你自己的感受，又何苦要人类跟着你一起喊很热？

三、“大家知道原子核分裂，得有相当的能量撞击和相当大的热量才能使它发生聚变，才能使核分裂。”（《转法轮》）

李同学，原子核分裂叫裂变，不叫聚变。而且，既然说了“能量”，又何必再提“热量”？难道热量不是能量？

四、“达尔文说人是猴子演变的，人都相信人是猴子演变的。结果就按照这个理论推来推去。”（《转法轮·卷二》）

李同学，达尔文可从来没有说过人是猴子演变的，他最多最多，说过人是由一种已灭绝的古猿演变的，人和猴子有共同的祖先。

五、“人第一步出的功是红色的，提高了是橙色的，然后是黄色，绿色，……一共九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转法轮·卷二》）

这“有色”是什么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不算“有色”？

六、“人家都说岳飞好，可岳飞为什么就不能把南宋保下来呢？”（《转法轮·卷二》）

李同学，你这话问得莫名其妙。岳飞被杀的时候，南宋才开头，以后保不下来，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要是问“为什么就不能把北宋保下来呢？”，还勉强算是个问题。

七、“形成后把它结合成各种极微粒物质，又把这种微粒物质分化结合成各层空间的土、石头、金属元素、光和时间——宇宙中的各种基础物质。然后进一步生化，产生更大的物质，因此产生了万物。”（《转法轮·卷二》）

说金属元素、光和时间是宇宙中的基础物质倒也罢了，怎么把土和石头也给扯进去跟金属元素并列？李同学知不知道土和石头包含了多少元素？到哪里去找一块“基础”土和“基础”石头？

八、“大家想一想，人的身体细胞不是由无数的分子构成的吗？而分子不是由无数的原子组成的吗？原子是由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的吗？那么构成原子的往下还有什么夸克，再往下还有中微子。”（一九九五年一月四日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

李同学不知道中子已包含在了原子核之中？否则怎么一而再、再而三把中子和原子核相提并论？

九、“人类说自己的科学怎么发达呀怎么发达，很可怜！它根本就没有突破分子这一层空间，看不到另外空间，人还在沾沾自喜。别说看到由原子构成的那个空间，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大的空间体系的划分，原子和原子核之间是空间；原子核和夸克之间是空间；夸克和中微子之间还是空间。”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纽约讲法）

的确可怜，我可以告诉大家：李洪志和李洪志的头之间是空间，李洪志的头和李洪志的大脑之间是空间，李洪志的大脑和李洪志的脑细胞之间还是空间。

十、“电子围绕原子核转动的形式和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有什么两样呢？所以释迦牟尼讲了，在微观下，一粒沙粒有三千大千世界，那就象一个宇宙一样，里面有生命有物质。”（《转法轮》）

电子围绕原子核转动的形式和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当然两样。李同学以为，电子围绕原子核转动的形式，就象他看到的用来表示科学的原子模型图一样，是有单一确定的轨道的？

十一、“人看不见佛了就说佛没有身体，他的身体是由原子构成的，你当然就看不见他的身体，你说他没身体也就对了。”（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纽约讲法）

我的身体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别人也看不见我的身体了？

最后，给各位搞物理的法轮功信徒布置一道物理题。这道题，是我的小学生、你们的李老师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在法兰克福讲法时提出来的：

“但是人要是超出地球这个生存的环境，到了环境之外，你就出了那个高级生命给人维持的这个环境范围，那么这个人就摆脱了这种状态。现在科学给起个名字，叫做‘失重’或者‘失重现象’。大家知道它虽然失重了，那个月亮那么大的物体离那么远还能被地球带动着，你人还没到月球，那儿怎么就能失重呢？”

你们李老师因为没上过中学物理课，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上了天会失重，又为什么天上的月亮就不失重，认为二者相互矛盾，因此万有引力定理是错误的：

“科学认为现在的人生存在地球上，能站在地球上不掉到空间中去，不掉下去，是因为地球有吸引力。‘万有引力’其实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各位上过中学物理课的信徒，如果还接受万有引力定理的话，能不能给你们李老师上一堂物理课？

可怜。

1999.5.28.
法轮功七解剖

——比神创论更无耻

·方舟子·

李洪志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在法兰克福讲法时，在否定万有引力定律之前，先破口大骂进化论这一现代生物学基础理论：

“人还说，人是猴子转变的，这都是现代科学带来的东西，这不可笑吗？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漏洞百出的。你们不信拿起来再重新研究研究看看。从猿进

化到人，从原始生物进化到现代生物，中间过程全部没有，人却能接受了，这才是迷信哪！而且是这一次人类最大的耻辱和丑闻。这才是真正的奇怪哪！”

我已一再指出过，李洪志对什么是进化论一无所知，完全是小学程度的想当然。当代神创论者的著作对他来说也许太高深了，所以对进化论是怎么漏洞百出的，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命令信徒们“拿起来重新研究研究看看”。自然就有信徒奉命而为。今天收到了一份法轮功的宣传材料《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作者在列举了进化论不成立的种种“证据”后，最后说：

“笔者曾经面对诸多的事实和矛盾，陷在进化论中茫然无措。《转法轮》一书打开了我的思维，使我跳出原来的僵化，明白了这一切。相信这本书会能使读者明白这一切的道理所在。”

看到这篇文章，我感到非常惊讶，并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什么新“证据”，而是它的作者是“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曹凯”。想当年（1989-1990），我在发育所做学士学位论文时，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驳斥主讲人（一名研究生）所宣扬的“《易经》预测了遗传密码”的无稽之谈，以后又亲睹这位主讲人因为练气功发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现在又看到了有人挂着发育所的招牌来为法轮功抬轿。童第周先生创建的这个研究所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我还感到惊讶，因为前天才遇到一位练了法轮功就不懂相对论（“光速与参照系有关”）的物理学博士生，现在又见到一位练了法轮功就不懂进化论（“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不懂群体遗传学（“进化论者从来没有提出公式，计算基因突变机制实现进化的机率”）、不懂分子遗传学（“基因突变发生的速度越来越慢”）的生物学工作者。那些信仰法轮功的博士、博士生们都有怎样的专业水平，由此也可见一斑。幸好李洪志还没有批判相对论，所以那位物理学博士生口头上还承认相对论之正确。但是李洪志已经公开批判万有引力理论了，那么，如果有物理学博士跳出来证明万有引力理论之荒谬，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接受万有引力理论，怎么能从事物理学研究？同样，不接受进化论，又怎么能从事生物学研究？进化论对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万有引力理论对物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我以前总以为只有那些不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人才会觉得进化论可有可无，那些普及进化论、批判神创论的文章都是面向外行写的。现在才发现原来生物学工作者中，也有人需要受这方面的科普。

曹同事虽然口口声声说什么“严谨的学者”，自身的论证却毫无严谨可言。他所列举的那些反进化论的证据，都是从神创论的著作中抄来的，并没有去查过其可信程度，甚至还添油加醋大大地夸张。他自称“多年来热衷于进化论的研究”，我看其实也就是读过几本神创论的书（他反复提到的古尔德是美国生物学界抨击神创论最激烈的，写了许多这方面的科普。估计曹同事根本没读过其原著，而是从神创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加以引用）。对那些考古学上的“证据”，我前面已提供了两份考古学界人士所写的参考资料（有国内的读者反映看不大懂，希望我能做点翻译。以后再说。），对那些生物学上的“证据”，我以前已写过一些文章加以批驳、澄清，收在我的个人网页“方舟子科普作品”部分：

<http://www.xys.org/~fang/science.html>

这里没有必要再一一加以批驳，我只想举出几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其水平低劣到何等程度。

曹同事说：

“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

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曹同事所说的那个形象的说法，真懂逻辑的人就都知道并不是循环论证，而是推理，是一切科学研究中所惯用的预测—验证—证实过程：“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许多相近的特征”是预测，“因为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是验证，“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是证实。如果人和猿没有许多近似之处，预测也就被否定。一个预测如果既能被证实，又能被否定，就不是毫无意义的。通过比较蛋白质、基因序列，我们现在不仅能定性说明人和猿有许多近似之处，而且能定量地算出其近似程度，甚至推算人、猿分离的具体时间。

曹同事还说：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曹同事对人类化石发现史可谓完全无知，只是根据神创论的片言只语随意编造。“嘉伯人”的正确说法是爪哇人，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否定它，而是认为他和北京人一样都属于直立人。爪哇人只在本世纪初才一度被认为是猿人，这个地位很快被新发现的南方古猿所取代，根本不用等到1984年。露西属于几种“南方古猿”中的一种。现在绝大多数古生物学家都认为，南方古猿就是猿人（直立行走，脑容量介于人、猿之间），是从猿到人的过渡型，也就是所谓“缺环”。露西未必就是人的直接祖先，但是她属于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的一支，却是毫无疑问的。只要去看本正经的人类进化的著作，对此都有介绍。露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她比较完整、发现较早。至今为止我们已发现了几千具从猿到人的过渡型化石，即使露西被否定，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最后谈谈所谓的“始祖鸟伪造案”。曹同事说：

“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

这纯粹是编造出来的。神创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始祖鸟伪造案”其实很简单：在1985年，英国天文学家Fred Hoyle和数学家Chandra Wickramasinghe在研究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具始祖鸟化石后，认为其羽毛是人工压出来的。尽管这两人并非古生物学家，本无资格鉴定化石，但因为Fred Hoyle在英国科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大英博物馆还是组织人马对这具标本重新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结果表明其真实性无可怀疑（鉴定过程和结果登在《科学》(Science)，见Charig et al., 1986. *Archaeopteryx is not a forgery*. *Science* 232, pp. 622-26)。1987年，又一具完整的始祖鸟化石在德国被发现，更证明了始祖鸟化石的真实性（*Science*, 1988, 240, pp.1790-92）。尽管学术界对此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神创论者至今仍把Fred Hoyle的鸡毛当令箭，还在嚷嚷“科学家认为始祖鸟是伪造的”，曹同事更是绘声绘色地捏造出“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的天方夜谭，至于“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更是无耻的谣言，因为始祖鸟最初是1861年发现的，当Fred Hoyle怀疑造假的时候，其发现者都知己去世多少年了。在以前，因为始祖鸟是从恐龙到鸟的唯一过渡型化石，所以才饱受神创论者的攻击。但是近年来，在中国、西班牙、法国各发现了几具与始祖鸟类似的过

渡型化石，它们未必就是鸟类的直接祖先（更可能是进化的死端），但是同时具有爬行类和鸟类的特征，属于过渡型，却是可以肯定的。曹同事是不是应该继续编造这些化石的伪造案？

神创论者还只敢诬蔑进化论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而法轮功师徒则干脆谩骂进化论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和丑闻”，把神创论的谎言再给夸张、放大，证明着法轮功比神创论还要无耻。

1999.5.29.

附录：

进化论，一个错误的信仰

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曹凯（100080）

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学说，他认为生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经过漫长的岁月从简单到复杂进化来的。严格地说，进化论至今都只是一种假说，当年达尔文希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可是禁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而且进化论的理论与事实也出入太大，论证模棱两可，结论也无法重复。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也正是因为信仰，才把它当成真理介绍给学术界和公众，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们当成了真理。

然而，严谨的学者清楚：接受的人多并不能把一个假说上升为真理，真理需要严密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正是进化论所缺乏的。

笔者多年来热衷于进化论的研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强烈地维护着它的尊严。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实，严谨的思考使我看到了进化论的错误所在。在此，笔者希望用通俗的语言，把进化论的问题和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公诸于世。希望改变这一百多年来，进化论者代替公众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在决定真理这样一个局面。在事实面前，在严谨的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机会留给每一个人。

一、暴露的问题被掩盖了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然而，这个惊人的发现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当盛行的理论受到冲击时，人们总是不愿意怀疑自己的信仰，即便事实也要怀疑或者不愿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定。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一个欧洲学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改成了人们愿意接受的年代。而麦金泰尔，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教授，却从此失去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一切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发现了一个史前动物的颌骨，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发现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业也从此被扼杀了。

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好像一些人总在维护着过去的东西，他们可以凭经验否定事实。少数人的权威言论，代替了公众的思考。权威们造成的科学舆论，成了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框，公众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只有无条件接受权威的观点——科学在这里成了一种信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些进化论学者开始反戈一击，他们根据事实对进化论谨慎地提出了疑问，自然毫无例外地招来了经验性的批判。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理论的困惑，永远吸引着每一个探求真理的人。

二、进化论的三大证据相继破灭

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

可是近年来的研究使得它们相继瓦解了。

比较解剖学，暴露了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

科学上，如果一个理论的证明违背逻辑，这个理论就不能成立，但是人们对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却没有深纠，也是因为深纠起来，就没有证据可言了。例如用比较解剖学来论证进化，形像地说就是：“如果人是猿进化来的，人和猿就会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处，所以人就是猿进化来的。”懂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循环论证毫无意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证明”贯穿于进化论所有的证据之中。人云亦云，人们盲从地接受了它。

胚胎发育重演律，逻辑上不能立足，理论上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是一个观察错误。

19世纪，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重演律学说，认为高等生物胚胎发育会重现该物种进化的过程。其实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说，这个假设就成了进化论的重要证据：如果进化存在，胚胎发育的“重演现象”很像在反映进化的过程；因为有重演现象，进化就是存在的。这不但运用无意义的循环论证，而且掩盖了最关键的一点：谁也不明白“重演现象”和进化有什么关系，硬说成是因果关系。

其实，重演律是在生物学还很不发达的时候提出的假说，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论失去了理论依据。既然过去的基因已经突变成新基因了，怎么还重现过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学家古尔德也指出了该理论的致命缺陷，这些已是共识了。

现在，很多学者证明了重演律是一个观察错误。德国人类胚胎学家布莱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书中，以详尽的资料证明人的胎儿开始就都是人的结构，例如以前认为胎儿早期出现的象鱼一样的“鳃裂”，实际是胎儿脸上的皱褶，完全是人脸的结构，被硬说成“鳃裂”。胎儿在9毫米左右，身体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实没有任何尾巴的结构特徵，那是一条中空的神经管，它发育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长，暂时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复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遗迹器官。

对罕见的畸形病：毛孩和长尾巴的小孩，进化论认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这么推理，没有大脑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没有大脑了？先天肢体残缺的、多长手指、脚趾的也常见，那么人的肢体就是从各种畸形进化来的？跳出进化论的思想框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的“返祖现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变的反映，和人类祖先联系在一起毫无道理。

古生物学上，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进化中的过渡类型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猜想”作了证据——这又是极不严肃的。事实又是怎样呢？直到现在，发掘出的化石不计其数，禁得起推敲和鉴定的证据还没有一例。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份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坚决拒绝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证据。而教科书中，对始祖鸟和露茜还是不予更正，公众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进化存在，过渡类型化石就应该很容易找到，为什么没有呢？大家沿用达尔文的解释：化石记录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随机的，为什么单单漏掉了过渡类型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约翰逊（Philip Johnson）做了这样的总结：“化石向我们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现的某种有机体，没有逐步进化的任何痕迹……这些有机体一旦出现，基本上就不再变了，哪怕过了几百万年，不管气候和环境如何变化，也不变了。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成

立，这些条件本应该引起物种的巨大变化。”

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尔德里奇曾根据地质历史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间断平衡”假说，来说明过渡类型形成化石机率较小，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过渡类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该假说的进化机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现代进化论在理论上的致命错误

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相对论的证明和证明基因是DNA分子正是这样。而进化论却相反：各个学说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分歧之大是绝无仅有的。

可能古尔德举的这个例子能很形像地揭示原因：“布林顿（D. G. Brinton）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保留着幼年的特徵；博克（L. Bolk）1926年的研究宣称：黑人是低等的，因为他们的发育超越了白种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徵。”为什么矛盾的论据会支持同样的观点呢？因为他们在为一种错误的信仰找根据，而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科学的结论。这里暴露的也正是进化论的问题。

再从一般的角度讲，如果一个理论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与某些已被验证的定理矛盾，科学的严谨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几点致命问题，足以否定进化论了：

概率计算表明，生物进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绝对不可能的程度

现代进化论从基因水平解释进化，这是达尔文时代无法想象的。基因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一切表面的变化对进化都没有意义。也就是说，进化必须以基因进化为基础。现代进化论用基因随机突变假说解释进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学公式和模型普遍应用于生物学领域的今天，进化论者从来没有提出公式，计算基因突变机制实现进化的机率，因为任何一个合理的公式都会否定进化。

许多学者从概率上证明了现代进化论的错误，贝希（Behe, M. J.）的《达尔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一书，多处从生命结构的复杂精密性否定了进化的可能。

这里提出一个宽松的公式，根据突变机率计算进化产生新物种的概率：

$$P = (M \cdot C \cdot L \cdot B \cdot S) N$$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物种的某个体发生了突变（机率只有 10^{-3} ），并且突变后的基因与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层次的产物上可以相容（宽松估计 10^{-2} ），而且在生存竞争中该个体能够存活，有繁殖的机会（ 10^{-1} ），而且突变恰好有纵向进化的意义（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发现，权且估计为 10^{-3} ），而且突变基因在种群中不被丢失、稳定、扩大，一旦丢失就只得重来（宽松的估计为 10^{-2} ）；因为新物种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现，假设要10个（幂指数 $N=10$ ，实际物种间绝对没有这么小的基因差异）那么进化出一个新物种的概率

$$P = (10^{-3} \times 10^{-2} \times 10^{-1} \times 10^{-3} \times 10^{-2}) 10 = 10^{-11} \blacklozenge 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种群个体数为1000，相应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极为宽松的计算也需要 10^{106} 年。目前科学认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总数只有 10^{70} 个，宇宙年龄只有200亿（ 2×10^{10} 年），进化一个新物种的时间，是宇宙的年龄的自乘10亿次，足见进化是绝不可能的。

无数实践证明：品种的变化和新物种的产生是两回事

达尔文把一个物种内部的变化推广到所有生物物种的进化，比如狗可以培养出许多品种，那么猴子也能这样进化成人。这种推测本身就大有问题。实践的结果都在否定达尔文的这个猜想。育种专家都知道，一个物种的变化范围是有限的。最终，培育出的品种不是不育，就是又变成原来的亲本。

现代进化论对于进化的速度问题，理论和事实自相矛盾

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在纵向上、整体上看，基因突变发生的速度越来越慢，突变个体的自然存活能力越来越低，那么进化速度就应该越来越慢；而进化论领域公认：在地质历史上，纵向上看，新生物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呈现明显的加速进化趋势。

“进化时间表”掩盖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周期性灾变的历史

生物进化时间表是在化石资料很有限的情况下，为证明进化论而编成的，

本身错误很多，如鸟类出现的时间是根据造假的始祖鸟来的。随着后来化石出土得越来越多，大量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不断出现，但是因为这些发现不可理解就给压制住了。

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古生物学的全部发现，得到的结果足以否定进化论了。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Michael A. Cremo & Richard Thompson）的《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ogy*）一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背的事例，那是几万、几十万、百万、千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

考古学家朱伊特（Y. Druet）在法国的一块石灰岩层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型号的金属管，岩层的年龄是6500万年。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层中，在恐龙脚印化石旁边发现了人的12个脚印化石。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铁锤，锤柄已经变成了煤，足见其年代的古老。锤头含有96.6%的铁，0.74%的硫，2.6%的氯，这是一种现在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合金。

最远可追溯到的28亿年前的几百个精巧的金属球，20亿年前的大型核反应堆，其结构也比今天还先进。许多学者猜测那个反应堆是外星人的遗迹，那么2万年前的古代神庙显然是地球人的建筑，它体现的天文学知识和冶金技术也超出了现代人；而发现的25万年前的铁制武器又展示出一个不太发达的人类文明，著名的美国Science杂志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发现：1.5万年前的人像，2.3万年前的人像、3万年前用猛犸象牙雕刻的马，9万年前带倒钩的矛。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文明从蒙昧时期发展到今天的辉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这些间隔久远古迹的，不正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明吗？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事实告诉人们：人类的文明也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出生——发展——灭亡”。

跳出进化论的框框，就会发现化石实际对进化论反戈一击。化石不是一般条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烂风化前必须埋在地下很深，在强大的压力下才能渐渐变成化石。只有大灾变才能提供这样的条件，化石也就成了灾难的见证。地层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诉人们：物种的发展是很短时间内大面积突然出现的，经过发展繁荣，再到大毁灭，残留的和新出现的物种再这样发展，周而复始。

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检测它们胃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那里曾是温和地带的草原，极短时间内发生了毁灭性的灾难。哈普古德（Charles H. Hapgood）认为：极短的时间内，大陆板块发生了几千英里的移动，把西伯利亚带到了今天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大灾变的原因。

哈普古德教授发现了费纳乌斯（Oronteus Finaeus）在1532年根据史料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显示了冰层以下的南极洲，当把它与现代测到的南极洲冰层以下的面貌叠在一起的时候，惊人地相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还发现了1513年皮瑞·雷斯（A. Piri Reis）综合史料绘制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图及南极洲地图，精确到半个经度，这比人类能够在海上确定位置早250年。显然，这是上一期人类文明的遗迹。而且，那个文明时期，南极洲没有冰雪覆盖。

人类忘记了过去

至此，谁还要维护进化论的信仰呢？其实在现在，很多理智的科学家也承认进化论是一个不能证明的信仰，因为没有新理论，所以只能用它，而反对它就会弄得身败名裂，这样引火烧身的例子也不少。许多科学家为进化论奋斗几十年，越研究越发现进化的飘渺，有人象牛顿、爱因斯坦一样，最终醒悟，去宗教中寻找答案。

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Michael Denton）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坦白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

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渗透进现代常人社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

人们一心进化自己，一面放纵地发展着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越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变、利欲膨胀、两极分化、怪病丛生、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惨烈的战争等等。

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发展私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一切。如今恐怕到了必须破除进化论的迷信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正视那些被进化论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

无数辉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残迹，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记得柏拉图时代留下的传说：发达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葬身海底。

迄今可见的史前人类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维亚的古城蒂华纳科（Tiahuaracu）、秘鲁萨克塞华曼（Sacsayhuaman）城堡也许是杰出的代表了。这些巨石建筑体现了一个天文、建筑、冶金等技术超过现代人的文明。他们留下的遥远的传说，以及世界各地的传说，为什么在文明毁灭的原因上惊人的一致？今天的人们却忘记了古人的启示，甚至凭借进化论自居，认为古人愚昧。

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默默凝望着东方，那时的人，没有忘记给雕像刻上眼泪。

笔者曾经面对诸多的事实和矛盾，陷在进化论中茫然无措。《转法轮》一书打开了我的思维，使我跳出原来的僵化，明白了这一切。相信这本书会能使读者明白这一切的道理所在。

法轮功八解剖

——无情无义

·方舟子·

我同意笨狸对气功的定义：“气功是使用自我暗示的方法，使意识进入自我催眠，通过自我心理调整而使生理、心理趋于协调的一种方法。”据我所知，现代医学并不否认自我暗示的祛病健身效果。但是，自我暗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出现幻觉、幻视、幻听，那些心理素质较差、自我控制能力较弱、或者生活中受到了重大打击需要自我安慰的人，就会把幻想和现实混淆了起来，这就是所谓走火入魔了，发展下去，也就难免要发疯了。所以，严肃的气功流派（我认为八十年代初国内流行的那些流派还都是比较严肃的，不象后来那么玄乎）都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性，都强调若没有师傅的直接指导，不要自己练。

而李洪志却断然否认走火入魔的存在。他把练功过程中出现的幻觉，全都说成是真实的存在，是你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去了，幻觉得越厉害，层次也就越高，什么开天目（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三花聚顶”（头上冒出了三朵“别的空间”的花）、出功有“一共九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看到法轮世界，名堂不少。可以说，法轮功实际上是一种与传统气功背道而驰、追求走火入魔的伪气功。在这样的追求下，其修炼者纷纷发疯，也就不足为奇了。

真练疯了怎么办呢？他就不承认你练的是法轮功。何祚庥院士在那篇引起麻烦的短文中提到了他的同事中有人练法轮功练疯了：

“最近有一起事例，是我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位同学因练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只好将他送精神病院抢救。这位同学病愈出院后，又练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再度送到精神院，还直说：‘李洪志老师还在不断地关注着我’。”

法轮功的信徒就众口一词说这是在栽赃。何振华在那封致我的公开信中这么说：

“我认识何作麻先生文中所提到的那位研究生，他炼辟谷，根本不能算做法轮功的真修者，法轮功从来没有教人炼什么辟谷。只炼动作，不按照法轮大法心性标准做的人根本不是法轮功的修炼者。”

这似乎是法轮功信徒的一致说辞，我就听到好几位信徒在电话里跟我说起过，好像是内部统一了口径似的。法轮功的确是不练辟谷（不吃饭）的，但是因练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和有意识地练辟谷并不是一码事。说他不吃不喝是在练辟谷，不睡不说话又是练什么呢？所以呀，如果你练法轮功，平安无事倒也罢了，如果练出了毛病，即使还在嚷嚷“李洪志老师还在不断地关注着我”，法轮功也要翻脸不认人，一脚把你踢开，不允许你叫“李洪志老师”了。如此无情无义！传统的气功之所以强调要在气功师的指导下练，并不是要保证就不练出毛病，而是练出了毛病，气功师要负责纠正，也算是一种敬业精神。而对法轮功来说，你练好了是它的人，练坏了就翻脸不认人，哪有一丁点“善”心？也难怪在那些在各练功站负责人核实下做出来的调查结果，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效果，只承认练出效果的是在练法轮功，只挑他们统计就是了。

李洪志明在《转法轮》一书中说“重病人我们是不收的”，大概也知道法轮功没那么神，怕把重病人练死了坏了名声。然而，法轮功的宣传品却又在宣传说下身瘫痪十六年，练了法轮功后健步如飞。不知这下身瘫痪十六年算不算重病人，又是怎么给混进了班的？这种明显违反教规的事也好意思拿出来吹嘘？

也有本来身体好好的，练法轮功反而练死了，怎么办呢？李洪志自有妙计。不信请看李洪志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于法兰克福讲法时的一个问答：

“问：我和我先生从一九九七年九月开始炼法轮功，一九九八年三月，我先生突然死于心脏病，我应该如何理解我先生的死？”

“李：如果他堂堂正正地真正能够修炼，真正地把自己视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想绝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实际上也是要一脚把死人踢出法轮功弟子的行列了。妙就妙在“真正”两个字。然后李洪志又把这位不知趣的提问者大大地教训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话说得更妙：

“他天天炼功像做体操一样，就能不死？我说那是笑话。他天天炼功，他的心性不得提高，他炼的功我说等于做体操。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那他也是很难改变的。”

入了他的班，拜了他为师，突然死了，就算是练功没练好吧，又何至于就要受如此挖苦，嘲笑，成了笑话？且不说什么师徒之谊，人性又何在？以后我们要是听说哪位法轮功信徒死了，难道也要跟着李洪志一起发笑？

1999.5.31.

法轮功九解剖

——“好人”的牌坊

·方舟子·

在法轮功的各种各样宣传材料中，“好人”一词的出现频率相当高，可以说几乎每篇都有。他们说法轮功是要人做好人的，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道德说教都是自我标榜在劝人当好人的。如果竟敢明目张胆地宣扬当坏人，恐怕难以有市场，这世上虽然未必好人多，想当好人的应该还是占多数。法轮功的特别之处，是其信徒个个以好人自居。“法轮大法布告栏编辑部”就曾经这么警告中国政府，不要“硬把成亿的好人推向对立面去”，责问“为什么不允许这样的好人好事在中国存在呢？”《法轮大法修炼者告全国同胞书》中也自称“我们每天安安静静修炼、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看书，按照法的要求

从一个好人做起、做了好人还要做更好的人、做更更好的人”，反问“做好人错了吗？做更好的人有错吗？”

做好人当然没错。但是象“好人”这样的牌坊，最好还是不要自个儿立。从小父母和老师就教育我们，坏人不会自称是坏人，好人一般也不自吹是好人，那些口口声声自称是好人的，十之八九是骗子，要多留个心眼，听其言而观其行。法轮功的这类宣传，实在是只能骗三岁的小孩。我当然不是说“成亿的好人”也就等于“成亿的骗子”，骗人者毕竟是少数，只不过骗子兜售的是让人成为好人的货色，受骗上当者买了他的货色也就自我感觉真成了好人了。

但是，自己感觉真成了好人，并不等于就真的是好人。好人的标准并不是由自己来定的，而是由别人、由社会来定的，你心目中的好人说不定在别人眼里恰恰是坏人。按我们“常人”的看法，好人总该是对别人、对社会有益之人。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法轮功师徒的言行乏善可陈。鼓吹有病不治，谩骂别的气功师是黄鼠狼、狐狸精附体，谩骂敢于批评的科学院院士是科学痞子、《新语丝》杂志是流氓杂志，几千人围攻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北京电视台，上千人围攻江西《久安之路》编辑部，以“事关国家安定，社稷大局”相威胁，要求中央领导人干预新闻自由，“立即制止播出武汉电视台勾结长春几个人以卑劣手段炮制的恶毒诬蔑法轮大法的电视片”，诸如此类的行径，在我看来，都与“好人”无缘。

法轮功信徒经常以“法轮功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为借口为自己辩护，他们口中的“好人”是不是也不是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呢？我看不是。他们是要让我们相信他们是好人的，当然只能用“常人”的好人标准。根据他们的自我吹嘘，“常人”也是把他们当好人的，《美国法轮功修炼者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馆》一文中就这么说：“法轮功对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法轮功学员处处本着‘真、善、忍’的原则行事，不论在哪里首先是一个好人，这些也都已经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惜，对这些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好人”事实，他们却语焉不详了。《北京4月25日前后在中南海门前的所见所闻》算是提到了一点：

“这么庞大的队伍没有任何标语，没有口号，甚至连嘈杂的声音都没有，令驻足观望的人惊叹：‘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中国有希望！’也给当地居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有人说：‘看到这样的场面，这辈子真是没白活’；有的表示要学《转法轮》，同时也要告诉自己的亲友；还有的当时索要《转法轮》。警察也消除了对我们的戒备心理，有的和功友们亲切地攀谈起来，赞不绝口，说我们是真正的好人！有的告诉我们家里人也在学大法，有的把功友们送的《转法轮》珍藏了起来。法轮大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

一支游行示威队伍，如果没有任何标语、口号、嘈杂的声音，我们至多能得出结论说那是“安静的队伍”，然而法轮功信徒却是要人为此惊叹“中国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赞不绝口说“是真正的好人”，这样的大幅度跳跃性思维，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有的。这篇文章继续说：

“当晚九点多钟队伍散去之后，地面上比打扫过还要干净，竟连一片小小的纸屑都找不到，连过路行人，警察扔的烟头都被功友们拣起来了。一位女民警激动地大喊着：‘你们(指其他警察)都过来，(她手指着地)好好看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

这就是法轮功信徒最津津乐道的一大善行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经济系助理教授印勇博士在致我的公开信中也说：“法轮功学员离开中南海时，清除了所有的垃圾，包括警察和路人扔的烟头。不知你和读者们对此有何感想！”我的感想在回答印博士时已谈过一点，这里不妨再仔细说一下：

第一，这件事完全是法轮功信徒的一面之词，从那种夸大的（“竟连一片小小的纸屑都找不到”）、戏剧性的（“一位女民警激动地大喊着”）小说似的描述看，很象是编造出来的。

第二，“不乱扔纸屑”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写进了《小学生守则》的，

本来就是一项基本的社会公德，我在这方面的“洁癖”，自信不比哪位法轮功信徒差，但却不会因此就把自己当成了多好的人。法轮功信徒却需要迷信一个邪说才能遵守一项基本的社会公德，还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反复宣扬，真够可怜。我看他们应该首先学当一个“好小学生”。

第三，自然，业余当清洁工，替过路人捡烟头这类事，咱一般是不干的，否则未免闲得可以。但是我想法轮功信徒一般也是不干的。不是号称有成亿信徒吗？我去年才在国内住了近两个月，跑了不少地方，却从未在路上见到过业余的清洁工，也没听说过有这等好事，成亿的好人都躲哪里去了呢？法轮功信徒看来也只是在会师中南海这种引人注目的场合，才这么表现一下，目的是为了“弘扬法轮大法”，让人感叹“这就是德”。因此，即使此事属实，也不过是象我小时候的“学习雷锋大扫除”，表演而已。

第四，就算法轮功信徒有某些“业余当清洁工”之类的善行，也弥补不了法轮功在其他方面的邪恶，更证明不了法轮功的教义即为真。

有点小善行便四处宣扬、自我标榜，是伪善。行善是为自己谋福利，是伪善。行善是为了掩饰邪恶，更是伪善！

1999.7.12.

这一篇写完，有关法轮功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谈到了。所以如果没有新的发现，这将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

法轮功十解剖 ——法轮恐怖

·方舟子·

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动手清除法轮功组织，李洪志就成了此间的公众人物，电视、电台、报刊采访不断，而他似乎也是来者不拒。我听了BBC中文台的采访，觉得李洪志的口才还算不错，讲话基本不结巴，也算有条理，其口语表达水平远胜于书面表达水平，与他跑惯江湖而又文化程度低下的身份相符。李洪志是很懂得里外有别的，对内以神、佛自居，对外则做出一副可怜样，自称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修炼的人”，在7月23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甚至说“可能是我比别人都傻吧，就选择了我”（指为什么他四岁时遇到仙人传授）。在《我的一点声明》中说：“我们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目前我的母亲与妹妹还在北京，情况也很不好。听说公安要带走她们。”完全是一副孤立无援的可怜兮兮向人求助的模样，而这乃是出自一位自称具大神通、有无数法身保护弟子的“大师”口中，则未免让人觉得太过滑稽，也就等于不打自招了所谓的神通、法身都是谎言。

即便如此，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李洪志仍然一点也不结巴地撒了至少两个谎。第一个谎言，是要撇清自己跟臭名昭著的外星人理论的关系。法轮功之所以在网上激起公愤，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李洪志宣称会使用电脑的人都是给外星人编了号在为外星人工作。当记者问起此事时，李洪志辩解说：

“关于外星人的事情，我是在偶尔和记者闲聊时，不是正式采访时，谈到我知道的一些事情。与法轮功无关。我在法轮功所有教功的录音、录像都没有提这些问题。这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谎言。李洪志的外星人理论，并不只是在今年四月份与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闲聊”时才“偶尔”提及的。在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在法兰克福“讲法”，一九九八年九月四、五日在日内瓦“讲法”时，都非常“系统”地阐述过这个外星人入侵的理论（参见《法轮功五解剖》和《法轮功六解剖》）。可以说，外星人理论是法轮功的一大理论支柱，是法轮功向“常人”社会宣战的理论基础，因为他们认为象我们这些攻击法轮功的“坏人”，

都是外星人或外星人的化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消灭起来毫不怜悯。所以，当李洪志在法兰克福“法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整个的外星人都在被彻底清除当中，整个宇宙都在清理他们，目前上边已经清理完了。现在只剩下跑到地球上来的，混在人中的，附在人体上的，还有其他类型的。我都看着他们，现在先让他们胡作非为，时间不长就会根除它们。人类的败坏也与他们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罪恶，所以必须得清除。”听法的法轮功信徒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洪志的另一个谎言，是宣称自己在四年前就不再参与法轮功的活动：“我从四年前就不再参与任何法轮功练功学功的活动，只有每年他们举行一两次交流会期间，要求我去给他们解答一些练功的问题才去。所以平时我跟他们没有任何来往。现在没有任何我能够跟他们沟通的地方。”

李洪志当然是有跟法轮功信徒沟通的渠道的，互联网就是一个，法轮功的网站就时不时地会贴出“最高指示”（他们称做“李老师最新经文”）供信徒们学习。如果说这种方式还只是间接沟通的话，那么，我们仔细读读那些公开的最新经文，就会发现李洪志与法轮功大小头目另有直接的沟通渠道。比如，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洪志就向国家体育总局申报注册问题，向“北京老学员”做出了三点具体指示，“如果能够独立注册最好，由北京统一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登记或申报。”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李洪志又就“庆云学员建庙一事”向法轮功山东辅导站做出具体指示，“当她们做得不对时，我一直在点化她们”、“她们的行为在各地反映都很大，我一直在观察着她们，留给她们自己醒悟的机会，可是她们一次次地推开了我给她们的机会，一次次地干着与大法相违背的事，自己不能实修还干扰着学员。”可谓事无巨细样样都管，“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点化”，何曾放过手？

有战斗理论，有沟通渠道，有最高指示，那么，也就能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动。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材料，说是自从去年以来法轮功信徒有过二十来次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骚扰行动。我知道的，除了现在已众所周知的去年五月底上千名法轮功信徒包围北京电视台逼迫开除记者，今年四月下旬数千名法轮功信徒包围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还有：

七月五、六日，因不满《久安之路》杂志刊登批评法轮功的文章，上千名法轮功信徒包围其编辑部和江西省政府。

七月十四、十五日因不满《科普论坛》杂志批评法轮功，五千名法轮功信徒包围山东潍坊市政府。

七月十五日，因获悉中央电视台计划播放湖北电视台制作的反对封建迷信活动节目，其中提到了法轮功，数千名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央电视台。

这些事件，都是法轮功的宣传机构当成战绩大肆宣扬的。为法轮功辩护的人说，人民有宗教信仰和迷信的自由。是的，但是人民同样有批判宗教信仰和批判迷信的自由，而法轮功却试图剥夺人民的这项自由。有人说法轮功是一个流氓团伙，我看是有点象，只不过，流氓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而法轮功信徒却是一副“我是好人我怕谁？”的嘴脸，谁敢对他们说个坏字，甚至都还没说出口，他们就挂着“忍”字的招牌围而攻之，其反应之快，人数之多，令任何流氓团伙都自叹不如。他们就用这种流氓手段制造了恐怖气氛，从南到北无远弗届，再小的刊物都不放过（这几份刊物的名称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搞得国内媒体人人自危，敢怒不敢言。在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我这些系列文章都曾经被朋友代投到几份国内报刊，而且都是以敢言闻名的报刊，结果没有一家敢登。有一家本来已经准备登了，考虑再三还是不敢登。原因都说是怕法轮功信徒的报复。他们不怕贪官污吏却怕法轮功，可见法轮功已猖獗到了何等程度！

海外的媒体，在报道法轮功事件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法轮功人数众多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被清除，却无视法轮功的恐怖行径危害了中国的新闻、言论自由和社会治安。其实，这些海外媒体的报道，虽然大多对法轮功持同情态度，却不免以“异端”（sect）或“邪教”

(cult)称之，按法轮功的标准，本来也属围而攻之之列。只不过，法轮功在海外的势力毕竟太小，而且李洪志又要在海外养老，所以也就忍一下了。否则的话，让这些报刊电台也偿偿被几千人“和平”围攻的滋味，也一定要求政府的保护了。非法的集会、抗议和示威妨碍了别人的生活、工作，如果不加驱散、逮捕，则是政府的失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相当尽职的，这恐怕也是法轮功在美国对那些“诬蔑”法轮功的媒体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但流氓本性毕竟难改，围攻不敢，谩骂却是免不了的。自从“民运”组织和法轮功联合之后（据《苹果日报》报道，民联阵主席汪岷承认自己是法轮功学员），扣在鄙人头上的帽子也从先前的富有法轮功特色的“痞子”、“恶人”变成了富有民运特色的“党棍”、“文化特务”，从暗地里组织的用打电话、发大量电子邮件的方式对我进行骚扰变成了公布我的电话号码、住址公开号召对我进行骚扰、恫吓，使得我的亲人朋友对我的人身安全很担心。这样的组织，挂着“民主”、“人权”的招牌，和法轮功挂着“真善忍”的招牌一样，是专门用来恶心大家的。

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一个人数量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也应该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轮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1999.7.26.
法轮功问题电台讨论纪实

·方舟子·

美国太平洋时间 11 月 18 日下午六点（北京时间 11 月 19 日上午九点），美国之音“新闻天地”节目就法轮功事件对我做了采访（这是美国之音就此问题第四次采访我），为时二十分钟。本来计划同时采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轮功信徒吴英年博士（新华社最近报道说他勾结洛杉矶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给李洪志颁发奖状，被市长发现后收回），但他没来，临时改成了中国民权党的马大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党和这个人。

先是由节目主持人周有康介绍了一下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问马大维对此的看法。马大维宣传了中国民权党的宗旨和对法轮功事件的看法，大概是照本宣科，总之都是民运八股，在此略过不提。

然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加入，介绍我说我早在中国政府对法轮功采取行动之前，四月份起就在美国之音、互联网上批判法轮功，可以说把法轮功批得体无完肤。并问我对中国政府现在的镇压行动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对处理法轮功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我认为中国公民应该有信仰、言论的自由，不能因为信仰了迷信、邪教或发表了有关言论就绳之以法。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打着宗教的幌子偷税漏税、诈骗、聚众闹事、威胁别人的人身安全的，则应该依法处理。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处理太小题大做了，不应该采取这种大规模的政治行动，而应该允许公开的、自由的辩论。通过辩论让公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让法轮功信徒改变看法。如果信徒们不改变，也由他们去，他们有信仰迷信的自由，不能强迫他们改变立场。我最近回国探亲、旅游，住了一个月，了解到一般人也觉得政府太小题大做，事实上以前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法轮功，现在政府强迫大家都去了解法轮功真相，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强迫全国人民一起练法轮功。另一方面，一般人对法轮功都很反感，我听到的一首新民谣，把法轮功列入“四大傻”：炒股票炒成了股东，炒楼房炒成了房东，泡妞泡成了老公，练功练成了法轮功。这也可以反映出公众的态度。

海涛继续问：既然中国政府对法轮功采取了这么严厉的镇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法轮功的弟子不怕死，直到最近还上天安门广场示威？我回答说：法轮功做为一种邪教，其特征就是教徒都被洗脑，狂热地崇拜教主，很难改变其信仰，而且受到外来的打击越大，他们会越狂热，越不怕死。

美国的邪教也是如此，比如几年前德克萨斯的戴维教派，美国政府出动了武力镇压，而他们却顽抗到底，最后宁愿集体自杀也不愿投降。

周有康接话说：要说洗脑，谁也比不过共产党，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去练法轮功呢？问马大维对此有何看法。马大维却用了很长的时间反驳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口气与法轮功信徒一模一样，这些论调我太熟悉了，我怀疑都是从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上看来的。或者那些宣传材料本来就是民运分子抓刀的。他大意说：法轮功不是邪教，有人练了法轮功后剖肚子找法轮，那是个人的行为，不能由法轮功负责。“邪教”是共产党为了镇压法轮功而强加给他们的帽子，就象文革时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一样。谁能保证以后形势变了，共产党不会为法轮功平反呢？不能将法轮功和人民圣殿教相比，人民圣殿教才是邪教，他们私藏枪支、贩毒，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部队镇压（我插话更正说：是戴维教派，不是人民圣殿教）。法轮功不过进行了和平示威。他们示威的时候人都站在墙边，没有标语口号，走的时候还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片纸屑，怎么能说是非法的聚众闹事呢？中国经过文革以后道德沦丧，练了法轮功，却都变成了这么好的人。邪教怎么能使人变成好人呢？

我反驳说：我早在四月份就说法轮功是邪教。八月份在国内出版我那些批判法轮功的文章时，因为中国政府还未说他们是邪教，编辑就把我的文章中的邪教提法给改了。中国政府是最近才说法轮功是邪教的，所以并不是中国政府这么说了，我才那么说。事实上，美国的主要媒体也都把法轮功说成邪教，比如《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说：法轮功确实有邪教的特征，包括极度崇拜教主的夸夸其谈，行动诡秘，对别人的批评做出极端的反应（按：原文为：The group does have some cult-like features, including fervent devotion to one man's off-beat doctrines, obsessive secrecy and often extreme reactions to criticism.）。对什么样的组织算是邪教，学术界、宗教界是有共识的，并不是由共产党决定的。法轮功信徒发动几千人去包围那些批评他们的报刊、电视台，骚扰别人，这当然是聚众闹事。你说他们没有标语口号还打扫卫生，这跟他们的示威是否合法，是两码事。现在《纽约时报》也不说法轮功的好话，你看法轮功敢不敢发动几千人去包围《纽约时报》编辑部？就算包围的时候安安静静、打扫卫生，看美国政府会不会出动警察驱散他们，看美国政府抓不抓那些组织者？

主持人说时间到了，讨论到此结束。

有两个问题，是我本来想问吴英年博士的。第一个问题是：法轮功现在还在说信徒有一亿人，这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完全吹出来的。整个厦门市的法轮功信徒只有两百多人，这是非常精确的统计，因为在去年法轮功信徒围攻批评法轮功的《厦门日报》编辑部时，递交了一份号称由厦门市全体法轮功弟子签名的抗议信，在上面签名的只有两百多人。厦门市的人口有五、六十万，比例是万分之五。北方练法轮功的人多些，但也不会多得太离谱。就算是南方的十倍，平均下来，全国练法轮功的，也就在几百万人这个数量级。全国练气功的人据统计约七千万人，最多的是练香功的，有二、三千万人。法轮功其实是把所有练气功的都算成练法轮功的，虚张声势，用于拉拢信徒和吓唬批评者，不真不善。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地方政府给社会名流颁发奖状或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这是地方政府的一项常规（routine）工作，是只要按要求递交申请材料 and 证明自己有一定的知名度就会很快获得批准的。这是真正的“虚名”。李洪志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这类“常人”的虚名？洛杉矶市政府按常规不加辨识发给奖状（倒未必是吴英年勾结工作人员），回头发现不恰当又给收回去，法轮功真可谓是偷名不成反出丑了。

1999.11.18.